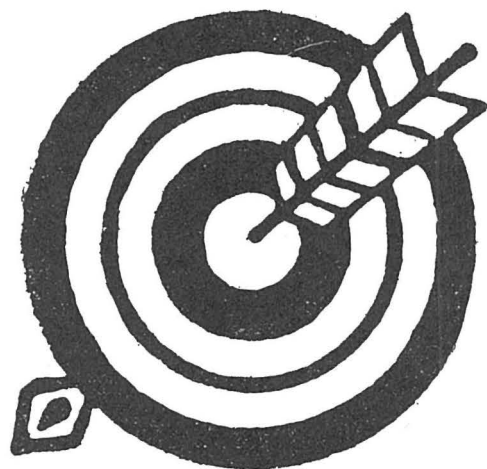




志宏詹・

介評說小篇短月每

資本主義社會的疏離人

篇名・人人需要秦德夫

作者・黃凡

字數・一萬四千字

發表日期・六十九年四月初

發表刊物・現代文學復刊第十期（三月號）

黃凡，去年年底之前猶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名字，半年來，他一共發表了四篇小說——技巧的純熟與內容的深刻，立時使他在年輕小說家中佔有重要的一席。

黃凡已發表的四篇小說分別是：

1. 賴索（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六十八年十月三、四日）

2. 雨中之鷹（工商時報副刊六十八年十二月）

3. 最後的冬天（中外文學六十九年一月號）

4. 人人需要秦德夫（現代文學復刊號第十期）

其中，「賴索」一文獲得時報文學獎小說首獎，去年「書評書目」曾有季季女士一篇精采的評論。四篇之中，「賴索」以主角賴索的政治經驗為主題，「人人需要秦德夫」以臺灣的經濟社會現象為內容主體，兩篇的企圖最大，成績也最好。「雨中之鷹」是一個時序錯綜的愛情故事，細膩的手法顯示了黃凡作為一個小說家的優良條件。「最後的冬天」以能源危機為主題，據說是作者嘗試創作的第一篇小說，不及其他三篇成熟。

一位新手，在半年之內有此成績，除了鍾延豪之外，再找不到其他例子。這個現象該是可喜的吧？證明國內有許多年輕人內斂積厚，儲為大用，只待出發，就有驚人表現。

在黃凡的小說當中，我以為「人人需要秦德夫」是一篇極具意義的作品。在一個簡單的故友重逢的情節結構裏，它幾乎深刻地批評了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的各個層面。一方面透過何律師與秦德夫二人性格的對比，指出競爭下的適者，往往是野蠻的、侵略性的。另一方面透過何律師身心的支離，暗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富饒也有一定的倫理代價。

與「賴索」相同的，「秦德夫」一文也有一個雄大的企圖，前者對臺灣人卅年來的政治經驗，後者對臺灣社會卅年來的經濟經驗，都以微視的（micro）方法加以剖析。作者的結論，固未必為眾人贊同；「賴索」呈現的荒謬、和「秦德夫」的表達的空虛，都顯示了作者沉重的悲觀；而兩篇小說中的主角，精神皆近失常，嚴重地自言自語，更表達了作者對「人性的強度」的缺乏信心。即使如此，我並不以為作者懷有偏見，因為具有用心的反面描寫有時更為動人；我也不以為作品價值有損，因為它所表現乃是另一面的真實。

以下，容我借助部分社會科學中的內容，分析並詮釋「人人需要秦德夫」的實質內涵與延伸之意。

• 經濟變貌下的價值推移

人的社會生活，恒有「公價值」、「私價值」兩個系統，前者是社會的價值取向，後者是個人的價值抉擇；前者形成了社會風氣，後者是安身立命之道。公價值、私價值有時一致、有時矛盾，一致的時候，完成自己有一個可循的目標；矛盾的時候，就造成了

不快樂、不滿足、無力感、無意義感。

就一般人而言，私價值恒受公價值之左右，所謂「遂令天下父母心，不重生男重生女」就是名例。而知識份子不隨時潮，讀聖賢書，所為何事；但如果聖賢書中讀來的價值與公價值不符之時，就有天人交戰、左右兩難的感慨。尤其社會的公價值，往往不太有「價值」，有時是學歷、有時是金錢、有時是美貌，難得有識之士的贊同。

進一步審視公價值的形成，有時源於宗教信仰，譬如基督教社會因原罪與救贖之信仰，「認罪」與「因信得救」成為公價值；有時源於傳統倫理，譬如過去中國社會的「希聖希賢」；有時源於制度，譬如「科舉取士」。凡此種種，皆與公價值之形成相關，所形成的公價值在性質上亦有大不同。

公共價值對社會大眾造成的心理壓力，則往往因其性質。在我看來，公共價值有競爭性的 (competitive) 與非競爭性的 (non-competitive)，前者譬如「狀元」，只可能一不可能多，我得一則他人失之，故競爭性的公共價值本身又是排他性的 (exclusive)；後者譬如「好人好事」，可多不必一，我

為善不欲人知並不妨害他人為善，人人可得而為之。競爭性的公共價值往往給予社會大眾龐大的精神壓力，因為凡夫俗子的私價值恒受公價值之左右，他們不能「飯疏食飲水、富貴於我如浮夢」自我完成私價值，然而公價值是互競的，只有少數人可以居首、可以完成自我，大多數人是失敗的，是不快樂的。

在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裏，自由競爭是第一要義，公價值定於效率 (efficiency)，表現出來的就是價格，在個人而言就是所得，長期來看就是財富。從公價值的角度來看，在資本主義社會裏財富的多寡，即是個人的價值，或自我實現的程度。

這樣的價值自然是競爭性的，而這山望那山高，價值的完成幾乎永無已時——對大多數人來說，自我實現的夢永遠是受挫的、破碎的。

馬克思對此，早有精闢的解說「疏離」(Alienation)的理論，更指出了市場經濟下的人性困境：精密的分工、單一的勞力，使財貨的創造者淪為製造者，工人遂與他生產的財貨疏離，得不到工作中的自我實現；另一方面，勞工本身成為市場上一種商品，由付出勞力取得價值，他為社會創造了愈多價值，就

愈貶低了自己的價值，人遂與自己又疏離了，人成爲他自己「個體生存的工具」(a means of his individual existence)。

·人人都是秦德夫？·

資本主義社會的人性困境，成爲黃凡小說中的場景。「人人需要秦德夫」裏頭塑造了秦德夫這樣一個人，是市場經濟底下的成功者，貧苦出身，白手起家，黑色賓士車、守衛、大花園和網球場的豪華住宅，美女(太太除外)，兼營高速巴士的非法事業，動輒百萬的捐款，一位法學博士與兩位經濟博士爲他處理傷腦筋的稅務問題，這一切刻劃出一位成功企業家的富豪形貌。

人人都是秦德夫可能嗎？理論上，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由競爭，機會是最公平的，人人都可以——沒有人阻擋你——成爲像秦德夫那樣的富人。但是「每個人」都成爲大富翁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因爲大富翁的達成是競爭性的、排他性的，註定是要幾家歡樂大家愁的。

人人都是秦德夫既不可能，我們應該探問秦德夫

何以成爲秦德夫？經濟學上有「經濟人」(economic man)和「企業家精神」(entrepreneurship)之說，多少暗示了「性格面」的因素；一個人性格中，愈接近於理性的經濟人，愈有企業家精神，就愈具備自由經濟中競爭生存的條件。在黃凡的小說，對秦德夫性格的塑造也近於此，讓我們來看：

1.「就在那裏，我跟一大堆野孩子玩彈珠，而我總是贏、贏、贏，滿口袋的玻璃彈珠，一毛錢賣五個，那個時候，我就靠自己的雙手賺零用錢……。」(秦德夫和何律師回憶艱苦童年的趣事時說的話。)

2.寬額、鷹勾鼻、粗獷兇狠的臉型……。(何律師打量秦德夫的外貌。)

3.他那打扮有如歌舞女郎的妻子，他的氣派而不知所云的宴會，然而他却依舊在任何場合中廣受歡迎。(何律師對秦德夫的描述。)

4.那個傷感、充滿腐敗氣息，華西街一帶低矮、塵封的屋簷下，德夫媽着一臉盆衣服，一羣赤着腳的小孩在她四週追逐嬉鬧，她一手推開他們，用一種受苦的聲音沿街喊着：「阿夫，阿夫，回來吃飯啦！」

「沒有人關心我的過去，」他憤憤不平地說，「

我養了三個老婆，十一個兒子，一大堆笨蛋，全靠我過舒服日子，媽的！却沒有一個人感興趣，知道我秦德夫是個什麼東西。」（秦德夫與何律師回憶在龍山寺的童年。）

5. 他的臉瘦多了，由於興奮，兩頰泛着血色，但是掩不住眼眶四周的一圈黑暈。這時候，他正說到他的受苦受難，他的勇氣，他的霉運。醫生怎麼樣？還可以，但是毛手毛腳。護士呢？護士不應該穿慘白的制服，穿便服多好，這是誰規定的？家裏有沒有來看他？都來了，但全被他轟了出去。爲什麼？他受不了他們腦子裏的念頭，他還沒死，而且也不會死。（何律師去探望病中秦德夫的對談。）

小說中這些描寫，生動而一致顯示出秦德夫的性格來：好勝、自信、精力充沛、侵略性的、爲目的犧牲一切（秦德夫曾經爲了增加「文化」氣息，在大學裏選修課程，強忍着煙癮和其他毛頭小伙子一樣瞧着黑板）。

和文縐縐、消極內歛的何律師相形之下，秦德夫不論生理上、精神上都是一個現代社會的「野人」（他甚至打開賓士車的車窗對馬路狠吐一口痰）。物競

天擇，競爭爲動力的自由經濟社會適足以發揮人類「動物性」的一面，最原始、最近於野獸的一面在文明社會裏恰可以得到地位和權力，不能不說是「富而無教」的資本主義社會一個必然的諷刺。

在現實社會中，成功的企業家當然未必同於秦德夫；但是成功的競爭者絕對得力於體內與秦德夫相同的那些「野性的」、「不羈的」因子。秦德夫因此成爲一個抽象的概念，他是諸種競爭元素的組合。

小說中的秦德夫絕不是壞人，他只是求勝；有時候甚至是個好人，像他對潦倒的童年老友何律師的伸援可爲一證。但他絕不是內省的人，也不是正經的人，幾乎違背所有傳統道德與法律的規範而以爲理所當然。他有了老婆，還要情婦；經營非法行業，還要竭力逃稅——從內心深處也沒覺得有什麼不對。當秦德夫手術失敗遽逝，出殯那天舉行了隆重、熱鬧的葬禮，一位部長蒞臨致辭，對着麥克風和記者的鎂光燈說：「人人需要秦德夫這樣的慈善家、實業家，他的逝去是大家的不幸，社會的不幸。」這是「人人需要秦德夫」文題的由來，相對於秦違法背德的行徑，恰呈一強烈的諷諭。

· 孤絕無力的何律師

小說中秦德夫的角色塑造之成功，一部分歸功於作者創造的另一個角色的對比——何律師。何律師本來有過一段輝煌的日子，開一家有名而聲譽卓著的律師事務所，和一位年輕美麗的女子麗梅同居。但他不是一個侵略性強的人，他多愁善感，敏感地懷疑自己老了。在他與麗梅的關係中，他似乎是一個依賴性的腳色，她的倔強和壞脾氣凌壓着他，他却愛她不渝。在生理上，他也不能抗拒老之將至。（相反的，秦德夫則在這個年紀還能奔馳於網球場，摟着年輕的美腿小姐美霞，病中還與緻勃勃要美霞替他生個白胖的娃娃，這是何等的自信和活力？）

後來，麗梅拋下他和一個長頭髮的小子離去，理由是：「我還年輕，你懂嗎？你這個步入更年期的怪物！」這句話傷足了何律師的心，從此精神恍惚，無法辦公，「白天忙於做各種徒然的『等待』和『回憶』的遊戲，晚間，則從一個電視台到另一個電視台，從一個連續劇到另一個連續劇。」過着猶如行屍走肉的生活。

當社會的公共價值本身是競爭性的，社會就會進入一個互競爭擇的狀態；而競爭是殘酷的，「衰老」對崇尚年輕的社會就是罪，「貧窮」對崇尚財富的社會就是罪；甚至，「落後」對崇尚實力的國際社會就是罪，悲慘與痛苦都是應得的處罰。在何律師所處的社會裏，正是一個競爭的環境，即使求偶本能何獨不然，當他正值盛年，事業有成，可以贏得美女的歡心；當他身心漸頹，他那說過「沒有我就活不下去」的相愛的情人，乃惡毒的咒咒他，棄他遠去。

何律師的性格，優柔寡斷，纏綿多情，與人無爭；這種溫文儒雅的彬彬君子，與野人似的秦德夫恰成強烈對比——公共價值既利於秦，也就逆於何，他的失敗潦倒就顯得很必然了。作者對何律師（第一人稱）性格的描寫刻劃，也很見功夫，有一段何律師的內在獨白（interior monologue），非常精采，抄錄如下：

往後幾天，我好像把親光年會和秦德夫這件事忘記了。白天我忙於做各種徒然的「等待」和「回憶」的遊戲，晚間，則從一個電視台到另一個電視台，從一個連續劇進入另一個連續劇。我開始喜歡那種漫長而乏味的節目，你不會知道，他們什麼時候把這個節目結束。也許我自己也在期待某種

必然的結果。我住的這個社區位於聯營公車的終點（自從麗梅離開後，我經常在人多的地方找尋她的踪跡），巴士司機喜歡猛踩一下剎車，回過頭來，對着東倒西歪的乘客大吼：「終點到了！終點到了！」他在喊「終點」這兩個字時，聲音洩露出一種莫名的憤怒。不錯！每個人都有他的終點，都有他的站牌。好笑的是，常常有人忘了票，或者下錯了站。那個拐走麗梅的小子，留了一頭骯髒的長髮，綜合雜誌曾登載過他的一首詩——一個沒有結尾的日子，慘兮兮的。真真豈有此理！這些詩人、文學家、藝術家，秦德夫對他們可沒什麼好感，我則抱着審慎的態度。就某些實際用途而言，秦德夫也可以自稱哲學家 and 藝術家。我的一個顧客就曾沾沾自喜的稱自己：「詐欺的藝術家。」這個五十多歲的傢伙，却也留了一頭長髮。如果欺騙感情也算是「詐欺」的話，那個寫詩的小子就應該把他關起來，他犯了「誘拐」罪。不過麗梅倒沒有帶走我任何東西（我希望她能帶點什麼，至少一幅我的照片），也沒有留下任何東西，一條絲巾，一件睡衣什麼的。她只遺下一張字條，看完後我一時衝動，將它撕了。字條上用眉筆寫了幾個字：我走了，不用找我，不恨你的麗梅。要是她仁慈點，就該寫依然愛你的麗梅。此後幾天，我拒絕相信這件事，雖然我們沒有婚約。（這有什麼關係，很多人都這樣），可是我們彼此深愛着，彼此依賴着（她還說過，沒有我她就活不下去），我甚至把這句話錄下來，後來被

她洗掉了，空白磁帶上發出一連串沙沙的聲音，聽起來恍如她的笑聲，我日以繼夜的等着她的電話——一個悲傷的奇蹟。直到這一天早晨，我發覺下巴上長了一層厚厚的鬍鬚，於是便對着浴室的鏡子刮起鬍子來，一邊拉開窗簾，外面晴空萬里，一望無際，時值仲春，園裏咸開杜鵑，蔓藤則沿着漆成白色的木架，一路纏繞上去。這當兒，我不禁對自己說：「聽着，刮完鬍子後，把衣服換一換，皮鞋擦亮，頭髮梳整齊，大家都在等着你呢，你這個大情人。」一切弄完後，我便照著鏡中的自己，瞧着、瞧着，突然間，我忍不住放聲哭了出來，鏡子裏壓根兒就不是什麼大情人，只有一張滿佈皺紋，兩頰深陷，眼露血絲，一張倒了八輩子霉的臉。

何律師在這裏，和秦德夫一樣，未必是現實社會中競擇失敗的典型，他也是一個概念，一些不利於競爭的元素之組合。

作者選擇了何律師這一類高級知識份子而不選擇工人，做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疏離人（alienated man under capitalistic society）的代表，我覺得更為妥當——一方面與秦德夫那個「野人」相對，更顯得「人文」在競爭社會中的淪落；另一方面，透過曾經成功，現在失敗的何律師的歷程，加倍顯出競擇的殘酷；再基於技巧上的要求，作者要透過主角，大發議

論，對社會結構屢加反省，這樣的角色非做高級知識份子之安排不可。

從何律師的眼光看社會，愈發顯現公共價值難以達成；他對社會感到無力（powerlessness）、無意義（meaninglessness）、無準據（normlessness）、孤立無援（social isolation）——儘管他受過高等教育、成功過，相對於龐大的、高速運作的社會機器，他被撕得支離破碎，畸零失魂。而這，却是市場經濟富饒生活之下衆人心靈的真實寫照。

• 資本主義社會的倫理代價

不同於其他很多描寫經濟生活的小說家，黃凡的「人人需要秦德夫」不是現象層面的指摘，而是概念層面的針砭。小說一開始說：「年輕時候，對於這個社會，我就有一種截然不同的看法，我認為它不一定是我們所習以為常的樣子。」就已點出現象界的衆相不足為憑，他的企圖顯然也不在皮面。

整篇小說對現有的市場經濟社會有着極苛刻的批

評，富裕不是一切，不能滿足人性的全部；秦德夫死後，美霞在葬禮上向何律師詢問秦留給他多少錢，已經尖銳地諷刺了一切用「價格」決定的世界了。

競爭性的公共價值，按價格評定自我的完成，這一切，都是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的倫理代價——你不能怪麗梅離開步入老年的何律師，那是這種價值系統下的必然；你不能怪家人急急等待罹病秦德夫的死，這也是這種價值系統的必然。最後，何律師收到兒子從美國寄來的信，告訴他一個天大的好消息，兒子終於取得美國居留權，並將與當地一位華僑少女結婚，信上署着他難辨的名字：喬治何。趨刊忘義，在那樣的價值系統裏，不只是邏輯，還是美德。

舊有的倫理在這種公共價值系統當然犧牲了，而這種公共價值系統又是市場經濟社會的必然——對於習於故情、迷戀舊秩序的，他只有感傷和喟嘆，像何律師一樣：「我想起那個我們記憶猶新的時代，街頭翻起的柏油，三輪車、穿木屐的少女、乞丐和華西街一帶懶散、昏沉、薄暮的氣息……。」